

互文性理论视角下应急翻译的策略重构

——以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政府双语公报为例

李 淼

华北科技学院 河北廊坊

【摘要】本研究以互文性理论为框架，以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系列政府双语新闻公报为语料，从中英应急文本在术语策略、句法结构、情感表达、叙事逻辑和权威构建等方面差异角度，分析翻译中互文性理论如何助力翻译策略的选择。研究表明，应急翻译是对源文本进行的一种既能保证在目标语境中可理解，又能保证与源语境战略性互文的翻译实践。译者必须在目标语文化的互文网络中，为源语信息寻找功能对等的表达方式，但又需要保持对源官方文本在叙事逻辑和权威构建上的高度忠诚。因为应急语言是官方话语，翻译肩负信息转达和立场定位的双重功能。将中国式行政权威叙事逻辑移植到英语的话语体系中，是对目标语的战略互文“背离”，也是构建语言自信、文化自信的必要路径。本研究为理解应急翻译提供了深刻的理论视角，并为相关实践与培训提供了策略性启示。

【关键词】互文性；应急翻译；翻译策略重构

【收稿日期】2025 年 11 月 30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12 月 31 日 **【DOI】**10.12208/j.sdr.20250292

Reconfiguring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emergency translation from an intertextuality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the bilingual government bulletins on the Hong Kong Tai Po Wang Fuk Court fire

Miao Li

North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ngfang, Hebei

【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s the framework of intertextuality theory to analyze the bilingual government bulletins issued during the Hong Kong Tai Po Wang Fuk Court fire. By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emergency texts in terms of terminology, syntactic structure, emotional expression, narrative logic, and authority construction, the research explores how intertextuality informs the selection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emergency translation must ensure comprehensibility within the target context while maintaining strategic intertextual ties with the source context. Translators are tasked with finding functionally equivalent expressions within the target culture, while preserving high fidelity to the narrative logic and authority construction of the source text. As emergency language constitutes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translation serves the dual function of information relay and stance positioning. Transplanting the logic of Chines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into an English discourse system constitutes a strategic intertextual “deviation” from target-language norms, yet it is also a necessary pathway toward building discourse and culture confidence. This study offers a robust theoretical lens for emergency translation and provides strategic implications for related practice and training.

【Keywords】 Intertextuality; Emergency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reconfiguration

1 引言

越是在事故和灾害发生的时候，越是突显跨语言沟通的重要性。在全球化语境下，翻译在跨文化应急沟通中就扮演着关键角色，同时也面临独特挑

战。要做好中英文应急语言沟通翻译，我们首先要了解两种语言在各自语境里都有自成一体的互文网络，如在术语、句法结构、情感表达，叙事逻辑及权威构建等方面都有差异，然后才能有针对性地选择

翻译策略。而在具体的应急语料分析中,笔者发现,应急文本往往首先以官方的新闻公报为基准,再有其它各种媒体的传播和延展。而应急文本译文的主要功能是官方信息转达和立场定位,这就决定了应急文本的翻译承载着一定的行政话语传递和权威构建等功能。

本文将以2025年11月26日香港大埔发生的火灾为例,以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的新闻公报(<https://www.isd.gov.hk>)发布的中英文信息为语料,使用文本比较分析法,分析在应急语言翻译中如何借助互文性翻译理论对翻译策略进行选择,并探讨策略的实现手段和使用目的。

2 应急研究现状与互文性理论对应急翻译的可行性

应急语言研究在国外以翻译的伦理和社会文化导向为主。国外的“应急翻译”(Emergency Translation)常被称为“危机翻译”(Crisis Translation)。2016年,Patrick Cadwell以2011年日本东部大地震为例,在其专著中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危机翻译中最核心也是最难的障碍——建立信任^[1]。Dónal O'Mathúna 则在其论文中为应急翻译实践提供了伦理分析框架,强调在资源有限、时间紧迫的情况下,翻译行为需在“效用”、“公平”、“责任”等伦理原则间取得平衡^[2]。Federici 与 O'Brien 通过研究新冠疫情期间的危机翻译,从社会文化维度探讨译者在危机中的角色与伦理困境,指出危机翻译面临的“速度、规模与准确性”的三角困境^[3]。

国内应急语言研究起步稍晚,但发展迅速,具有强烈的政策驱动和服务体系建设导向。李宇明率先提出“应急语言服务”概念,认为应急语言能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体现,呼吁建立“战时”能用的服务体系^[4]。王立非致力于构建中国应急语言服务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框架,并系统探讨了人才培养、标准建设等路径^[5,6]。屈哨兵关注应急语言服务的社会资源动员与伦理问题,提出应急语言服务应遵循“公益为主、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7]。在应急语言研究的专家学者中,仅滕延江侧重研究应急翻译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与策略。其研究主要关注公示语翻译、灾害术语标准化、多模态应急话语等微观文本^[8]。

考虑到应急语言的独有特点,笔者认为,互文性理论一定能够为应急文本翻译策略提供有力的学

术基础。Hatim 和 Mason 率先将互文性理论运用到翻译的话语分析中。他们说翻译是两种互文网络和话语秩序的协商^[9]。Lefevere 的“改写理论”强调权力和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他认为翻译的过程是让源文本嵌入或屈服于目标语文化权力话语互文网络^[10]。而 Nord 的“功能目的论”认为翻译行为由其目的决定。在纪实性内容的翻译中,译者有权利让译文与源语文本及其所属文化保持强互文^[11]。显然,从互文性理论视角研究应急语言翻译一定能获取独特的发现。

3 应急翻译的策略重构

应急语言相对于其它文本,尤其独有的特征。英文应急文本具有强新闻属性,而中文应急文本有强行政属性。因此,跨文化应急翻译在术语、句法结构、情感表达、权威构建和叙事策略等方面的处理上都需要策略重构。互文性理论恰好为应急翻译提供了学术依据。

3.1 术语翻译:将中文的本地术语转变为英文中可理解互文指涉

术语翻译务必要考虑目标读者的认知语境,以便于本地与国际媒体引用,同时还要符合香港双语语境的惯例,增强文本的地域互文性。

比如:火灾发生地“宏福苑”的英译采用粤语拼音音译:Wang Fuk Court,保留本地语言特色。此外,公报提到,港府向受灾居民提供储值2000的“八达通卡”,英语译文沿用八达通公司的旧译 Octopus cards。Octopus 既保留了中文“四通八达”的原意,又符合英语文化对章鱼的视觉联想,——连接、覆盖、多功能、高效等。在制度术语的翻译中,首先确定是否有通用的国际术语,比如:“五级火警”中文使用“级”,英文沿用国际通用表达“No. 5 alarm fire”,去除中文中的“级”,实现跨语境对接。

而涉及具有香港本地政策背景的术语翻译时,必须在目标语中为源术语建立可理解的互文指涉,或者采用描述性翻译。比如:“关爱队”被翻译成“Care Teams”,“病人服务助理”被译为“a Patient Care Assistant”。首字母大写是将其确立为特定项目的专有名词,Care 替换了过度浓烈的“爱”和疏离的“服务”字眼,突出了适度的人文关怀。另有一些呈现高语境情绪的中文表达,如“援助站”、“临时庇护中心”等,突出港府对受难者的照顾,在中文语境里是非常可接受的。在英文中,“援助站”被译为

“help desk”，更偏向功能描述；“临时庇护中心”被译为“temporary shelters”，表达更中性，去除中文保护、收容等情感色彩。译文更符合英语社会保护“弱者”自尊的低语境文化。

还有一些本次灾难中独创的中文术语如：“居者有其屋计划”、“一户一社工”安排、“应急补助金”等，采用描述性翻译，分别译为“Home Ownership Scheme”、“one social worker per household” service；an emergency cash subsidy。原则就是在目标语中构建可理解、可接受指涉。

3.2 句法结构翻译：中文的高密度信息包被解构为英文的清晰逻辑链

语言结构差异的本质是思维逻辑与信息组织方式的差异，译员在翻译中需要进行逻辑重组。中文应急文本具有高密度、大信息包的特点，主要以政府或机构做主体，具有公告、提醒等指令性特征。而英文文本通常是短句，倾向于使用非人称主语，用连接词构建逻辑分层，信息排布清晰等特点。在翻译中，中文的意合长句往往被拆解重组为英文的形合序列，并需补充隐含的逻辑连接。

例如：

2025年11月26日（星期三）香港时间19时27分的新闻公报：

消防员何伟豪隶属沙田消防局，今日下午处理大埔宏福苑五级火警期间，被发现昏迷，其后送往威尔斯亲王医院，于下午四时四十一分不幸殉职，终年三十七岁。

在对应的英文公报中，这个句子被译为：

Mr Ho, aged 37, was attached to the Sha Tin Fire Station. He was found collapsed at the scene of the No. 5 alarm fire at Wang Fuk Court, Tai Po this afternoon. He was rushed to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and passed away at 4.41pm.”

首先，中文句子信息高度浓缩，包含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经过、结果等所有信息。而其英文表述被解构为三个独立的句子。中文就像一个信息压缩包，以一种焦虑的、紧迫的情绪传达事实。英文中每个句子都明确使用 Mr Ho/He 作主语，谓语全部使用被动语态，强调事件发生的人力不可抗性。第一句话交待他的身份信息；第二个句子阐述被发现时的状态；第三句话陈述救治过程和结果。信息被清晰分层，符合英文阅读者的理解习惯。

其中还有几处细节处理值得关注：（1）中文“其后送往威尔斯亲王医院”，在英文中被译为“**He was rushed to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中文是事实陈述，英文中的“rush”强调了慌乱、匆忙、急切。（2）中文“殉职”被转译为“passed away”。“殉职”在表意上是对在工作岗位上牺牲的人的敬语，而英文的“pass away”就仅仅是客观去世事实的表达。可见，两种语言在互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情绪互文缺口。特别值得注意地是中文“终年三十七岁”被至于句尾；英文“aged 37”被调至第一句中，归为身份信息介绍。为了强调消防员的英年早逝，中英文的重要信息位置有显著差异。

3.3 情感表达翻译：中文的浓情感悼念文化到英文的理性克制表达

公报中中文文本对牺牲者的表述往往更显庄重与道德化，常用“深感哀痛”、“沉痛哀悼”、“深切慰问”等；对牺牲的消防员用“尽忠职守”、“英勇表现”等评价，呼应中华文化中的死者为大的悼念和褒奖的价值观。而对应的英文文本则更偏向个人化、理性化，更克制，本质上反映的是中英文化对死亡观的不同。

例如：

2025年11月26日（星期三）香港时间17时38分

杨恩健说：“何伟豪服务消防处约九年，一直克尽厥职，表现英勇。对于痛失这位尽忠职守的同事，我感到非常难过和惋惜，部门上下均感十分痛心。我已代表部门所有同事向他的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

在随后的英文文本中，该句被译为：

Having been a member of the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for about nine years, Mr Ho's performance was valiant. I am profoundly grieved at the loss of this dedicated and gallant fireman. All of our colleagues are deeply saddened by the loss of such a devoted comrade. On behalf of all our colleagues, I have offered the deepest condolences to his family," Mr Yeung said.

可以明显看到，杨恩健的第一句话在英文译文中主语变成了 Mr Ho's performance，重在评价其职业表现。英文 Mr Ho's performance was valiant，虽然也是对其职业表现英勇的评价，但是语言和情感都平实了很多，不如中文成语“克尽厥职”情感浓烈。

中文的“难过和痛惜”对应的英文只有一个词“grieved”。第二句中文“痛失”这个词对应“loss”，损失了高情感浓度的词“痛”。而且“我感到非常难过和惋惜”和“部门上下均感十分痛心”被拆分成两个句子，高度区分说话人杨恩健对牺牲消防员的难过，强调牺牲者是“dedicated and gallant fireman”。同时，“部门上下”这样的机构主语被替换成“人”，译成“All of our colleagues”，也再次重申对“such a devoted comrade”的牺牲的难过。“尽忠职守”等于被翻译了两次，是对其奉献精神的双重肯定和评价，补偿了中文的高浓度极致表达。

3.4 权威构建与叙事逻辑翻译：保持与中文行政权威叙事逻辑的强互文策略

在权威构建上，中文一般通过职务+姓名强化权威人物的在场感，体现政治互文性。而符合国际公文惯例的英文表述一般是个人姓名在前，身份背景在后。公报中的英文显然保持了中文的表述习惯。在2025年11月28日（星期五）香港时间19时28分发布的公报中，对应的英文公报维持“The Chief Executive, Mr John Lee”这样的中文表述习惯。

在应急事件的新闻公报中，中文文本强调行政会议的召集，各部门协同构建一个权威、有序的集体行动，强调行政体系、部门协同的层级化叙事，避免过早归因。而英文文本一般使用国际通行的危机报告的倒金字塔型结构，聚焦灾害发生的线性叙事，还会穿插受害人、救援人员或目击者的直接引语，追问事故原因、责任、制度漏洞等。而港府公报的英文并未与西方的危机新闻形成文体互文，而是保持对中文的绝对“忠实”。

例如：

2025年11月26日（星期三）香港时间19时58分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已于下午全面投入运作，统筹协调各部门全力应对及处理火灾造成的影响。消防处正全力扑救火警，保安局和各部队以及相关部门亦作出全力支援，并会尽力为受影响人士提供协助。

在随后的英文文本中，两个句子被译为：

Mr Tang said the Emergency Monitoring and Support Centre has begun operating since this afternoon to co-ordinate efforts across departments to respond to and manage the impact of the fire. While the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is doing its utmost to put out the fire, Mr Tang said that the Security Bureau and its departments as well as other relevant departments also lend their full support and provide assistance to those being affected.

从上面例句可以看到，港府公报中的直接引语是对主要官员言论的引用，强调的也是各部门如何统筹工作，如：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消防处、保安局和各部队以及相关部门都在做什么，在具体行动上不断强调“全面投入运作”、“全力应对及处理”、“全力扑救”、“全力支援”、“会尽力为...提供协助”等，表述更像一种官方的保证和承诺，是向公众的表态。而在翻译的处理中，中文的极致情感处理被弱化了，只保留了两处，如：doing its utmost, lend their full support等。这种“改写”后的中国式英文虽然可能不吻合于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但准确反映了“赞助人”——政府或行政机构的立场与态度，是中文意识形态的强势输出，是应急翻译的“战略性”策略选择。

4 结论

中国应急翻译研究任重且道远。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和诺德的功能目的论是解决应急翻译的最有力的两把钥匙。基于香港特区政府网站对大埔火灾的双语新闻公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英文应急文本在术语处理、句法结构、情感表达上，译文明显向目标语的可理解互文网络倾斜。但是叙事逻辑、权威建构等方面，放弃了目标语互文网络，保持与中文表达的强互文，构成与传统的英语新闻表达惯例的“背离”。本文在互文性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其翻译理论如何弥合应急语言互文网络的差异，又因何维持两种语言的互文网络错位，为应急翻译策略探索了一些新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 [1] Cadwell, P. Translation and Trust: A Case Study of How Translation Was Experienced by Foreign Nationals in Japan During the 2011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J]. *The Translator*, 2016, 22(2), 157-178.
- [2] O'Mathúna, D. Ethics and Crisis Translation: Some Key Issues[J]. In *Translation and Global Spaces of Power. Multilingual Matters*, 2020. 131-148.

- [3] Federici, F. M., & O'Brien, S. (Eds.). *Translating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Crisis*[M].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22.
- [4] 李宇明. 构筑“抗疫语言服务团”的后方防线[J]. 语言战略研究,2020, 5(4), 10-12.
- [5] 王立非. 应急语言服务:研究现状与研究路径[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21, 43(4), 3-13.
- [6] 王立非. 关于我国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的思考[J]. 中国外语,2022, 19(1), 10-15.
- [7] 屈哨兵. 中国应急语言服务的实践与思考[J]. 语言战略研究,2020, 5(3), 13-19.
- [8] 滕延江. 应急语言服务中的术语翻译与规划[J]. 中国科
- 技术语,2020, 22(3), 40-46.
- [9] Hatim, B., & Mason, I.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M]. London: Longman, 1990.
- [10] 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London:Routledge, 1992.
- [11] Nord, C.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2nd ed.) [M]. London: Routledge, 2018.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